

# 克維塞爾布

第十期

目次

廣州工農兵暴動的信號！

中國共產黨爲廣州暴動再告全國民衆

帝國主義統治呢，還是工農革命？

上海近日的罷工潮

山東直隸之大災荒

南昌暴動後的江西農民運動（江西通信）

武裝暴動的問題

我們放棄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嗎？

寸鐵（十一則）

讀者的迴聲

超麟

貧秋

立夫

秋君

秋白

典琦

撒翁

石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定價每份大洋三分

## 廣州工農兵暴動的信號！

——悼我們五千多白色恐怖之下的死者并繼續他們的鬥爭

「難道沒有預先許多次不成功的不重大的對於舊政權的打擊，而在廣泛複雜錯綜的民衆總運動之中，會有突然的對於舊政權嚴重的打擊之可能麼？難道沒有許多部分的罷工，而會有突然的總同盟罷工麼？沒有許多次零碎的規模不甚大的暴動，而會有突然的總暴動麼？」

——列寧全集卷八之三七百——

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早已不斷的起來襲擊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今年十月三十日廣東海豐的農民羣衆已經佔領海豐縣城，不過十天，海豐附近五六縣的農民全都暴動起來，推翻豪紳的政權，建立自己的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廣州的工人羣衆和傾向革命的兵士羣衆，於十二月十一日也暴動起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軍閥張發奎黃琪翔的政權。

固然，廣州的工人，廣州市郊的農民，廣州的革命兵士，佔領廣州不到三天，就被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聯合帝國主義勢力打敗了，退入四鄉去了。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不過是暫時的。廣州暴動雖然失敗，可是他對於全國的工農兵羣衆給了一個信號：大家團結起來，組織我們的力量，武裝暴動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廣州暴動的意義，只要看反革命的一切勢力聯合進攻的瘋狂狀態，便可以知道了。

廣州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李福林張發奎朱暉日等等，極殘酷的屠殺廣州工農：資產階級的報紙大書特書的說，廣州大殺共產黨五千七百餘人；短髮的女子槍斃的每天幾十幾百，共產黨員和工人活活的用火油燒死；全市橫着赤黨的屍體論千，血流成河。豪紳資產階級屠殺他們的「不安分的」被剝削者，是如此的殘酷；他們的孫總理之孔子道統，仁愛性能……的鬼臉完全撕破了。他們還說共產黨只知道殺人放火，共產黨殘酷……！自從清黨反共以來，國民黨所殺的工農至少有二十萬以上，國民黨蹂躪壓迫欺騙工農的事實，真正說不勝說。工農要推翻自己的壓迫者，不能不殲滅豪紳地主工賊和反革命的資本家。這次廣州失敗後，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的殘酷，更加證明中國革命已經到了最劇烈的肉搏的階級鬥爭時期，我們工農貧民不能有絲毫的猶豫，我們的出路，只有血戰！

不但廣州的豪紳資產階級是如此的大屠殺。全國的豪紳資本家都在高呼「殲滅共產黨」「殺盡流氓地痞（工農）」。現時各省的國民黨小狗（省黨部市黨部等等），各省的豪紳資本家，都在積極的「殺共」或者準備「殺共」，有的大聲疾呼的請第一等屠殺工農老手蔣介石——「蔣總司令」出山，有的請求預謀暗殺廖仲愷的胡漢民——國民黨「真正領袖」出山。他們大家喊着：「工農羣衆要暴動了，這些賣國領袖——劊子手的頭兒快些出來罷，那些不中用的小劊子手汪精衛陳公博等等太沒有用了！」各種各式的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團體：各省商會聯合會，廣肇公所，國民黨黨部等等，都在大呼小叫，演說，通電，議決……反共，殺共。上海的衛戍司令部搜捕商務印書館的工人，漢口的軍閥用大兵搜索全市，拘

捕幾百人。湖北黃安麻城的軍閥，也在大大屠殺暴動的農民三四千人。全國的屠殺恐怖政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南京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下令禁止罷工。蔣介石的大政方針，更是「停止一切民衆運動」，汪精衛極意獻媚，也跟着打電報到廣東說要「停止民衆運動」。

不但全中國的豪紳資本案，聽見了廣州工農兵暴動要發顛，要瘋狂似的實行白色恐怖政策——三民主義。而且世界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也趕緊的進攻蘇聯——無產階級的國家（國際裁軍會議上，列強立刻進攻蘇聯，說他是「所求不遂，便在中國搗亂」；巴黎帝國主義報紙立刻咀咒廣州暴動的失敗）。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自然也亟亟聯合帝國主義向中國工農和蘇聯進攻，廣州沙面的領事團幫助李福林渡江打工農。豪紳資本案大呼小叫的要求國民政府和蘇聯絕交，驅逐蘇聯駐華的領事。南京政府立刻便下令與蘇聯絕交。廣州的蘇聯領事被捕，副領事被殺。漢口的蘇聯領事亦已被逐。上海的蘇聯領事已經被迫停職，即日驅逐出境。各地蘇聯人民動輒橫被拘捕。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高唱甚麼國民革命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現在完全和列強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反對革命的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蘇聯了！這原不是奇事。上海中外紗廠的資本案，不是聯合起來，組織聯合會，共同一致的壓迫剝削中國工人麼？資本案的世界聯合戰線——反對工人的聯合戰線，是可以的；中國資本案爲要壓迫工人而賣國也是可以的！——這是黨國要人所承認的，例如張壽鏞在各省商會聯合會的演說：「吾人在滬見租界之成績，不知此係政府（工部局）與人民（買辦資本案）所合作，故華界方面亦當同採此種方針。」那麼，何以我們中國工人和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不可以聯合，何以我們中國工農不可以和蘇聯工人聯合呢！國民黨等的

反革命賊，他們怕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要被推翻，所以他們要驅逐蘇聯領事，他們要斷絕中國工農和蘇聯無產階級聯絡。蔣介石最近宣佈的大政方針，亦就是「與蘇聯絕交」。這亦是「狗仔契弟」汪精衛先意承旨早就宣佈的方針（註：契弟就是屁精即北京的相公，廣州工人向汪精衛示威時替他加的「尊號」）。廣州工農兵暴動，何以惹起世界的和中國的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反革命派如此之大的仇恨和殘酷的屠殺呢？

因為廣州的工農兵暴動：（一）是真正覺悟的羣衆起來奮鬥，他的勝利和發展，必定引起全國極重大的工農貧民的羣衆，自己起來推翻豪紳地主資本家；（二）是暴動的發動，已經有覺悟的兵士羣衆參加，自己起來求解放，這一暴動的勝利和發展，必定引起極廣大的一般兵士羣衆的覺悟，從此一切反革命軍隊對於豪紳地主資本家都靠不住了；（三）是暴動的目標很鮮明的是建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無產階級真正廣大民衆執政的民權主義；（四）是暴動的目標很明顯的是推翻豪紳地主的剝削制度，是要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是要實行耕地農有；（五）是暴動的目標很明確的是打倒資本家的專橫，要在工農兵的政權之下厲行保護勞動的法令，是要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是要沒收富豪的財產，救濟一般貧民，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給貧民以生活的保障；（六）是暴動的目標在於根本推翻各派軍閥的政權，根本剷除軍閥混戰的禍根。工農兵士貧民羣衆這樣的暴動，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只有中國極大多數的工農兵士貧民，由暴動而得到勝利之後，建立真正大多數民衆的國家，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中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資本家，正因為蘇聯無產階級能夠幫助中國民衆建立獨立的國家

，建立自己的政府，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所以不惜實行空前的殘酷屠殺政策，同時宣佈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投降帝國主義，以保持他們的剝削！

廣州的工農兵暴動，是在最近半年來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山東直隸等省繼續不斷的農民暴動工人鬥爭之中，一個比較更大的爆發，尤其是廣東省內各縣農民暴動半年以來發展的匯合。現在廣州的工農兵暴動固然暫時是失敗了。但是，他是全國工農兵暴動總爆發的信號。全國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看見這一信號，都要更加團結更加緊張的準備暴動，發展暴動。半年以來「零星的規模不大的沒有成功的暴動」，已經有過幾十次，這些暴動雖然是失敗，但是他們的發展趨勢，正在匯合起來，而要形成推翻全國反動政治的局面。廣州暴動的失敗，也不過如此。雖然反革命的國民黨，如今要用對俄絕交和停止民衆運動的「兩大政策」，來阻遏羣衆革命的發展，然而革命在廣州暴動的信號之下，必然要更加偉大的發展！

現在的情形是怎樣？

廣州的暴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廣東省內各縣的暴動正在發展——海陸豐的農民暴動還在擴大起來，海豐工農兵代表會已經取得政權，他已經將土地給了農民，他已經在這五六縣之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他已經將當舖中豪紳盤剝貧民的押物發還，他已經設法改善革命兵士的生活，他已經能夠拒絕軍閥的戰禍，而且一般農民得着土地取消債務停納田租，並已宣布停稅一年之後，他們的購買力大大增加，都去購買日用品改善自己的生活，小商人的生意也發達起來，——他們在海陸豐真是造成了「太平氣象」。極大多數工農民衆要太平要生活，便不能不像海陸豐的工農一樣，剷除豪紳地主和資本案，建立自己的政權！

固然，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政客——如蔣介石汪精衛等，見着這種事實嚇得屁滾尿流，要命令他們的走狗瓜牙去圍攻海陸豐，李濟琛黃紹雄張發奎黃琪翔陳銘樞錢大鈞等，正要繼續進攻海陸豐的農民。但是，廣州暴動的信號舉起來之後，廣東其他地方的農民暴動更加發展起來，這些軍閥軍隊中的兵士，都在動搖，這些軍閥不能夠撲滅幾千萬農民羣衆自己奮發的鬥爭。如果革命力量只靠某某軍隊，那麼，反革命派只要把這一軍隊打敗，便可以勝利了。可是，現在民衆運動的發展，是在廣東各縣各鄉之中，普遍的創造出自己的武力——羣衆的武力，普遍的破壞反革命的武力——吸引革命的兵士到工農方面來。這是軍閥沒有能力戰勝的。最近，海陸豐之外：廣州武裝的工農兵的隊伍退到花縣；廣東北境英德清遠的農民正在暴動起來，廣州的東邊，東莞寶安的農民也在暴動起來，廣東的南部，台山的農民暴動已經佔據縣城，高要方面的農民也已暴動；海南島的暴動農民，已經佔領海南的大半。……廣東工農的暴動並沒有失敗。廣州部分的失敗，只有激起廣東全省工農更大的憤怒，更大的革命力量。而其他各省呢？

湖北黃安麻城漢川沔陽農民暴動的消息傳出來了。

江西的萬安泰和等縣的農民暴動也正在發展。

湖南南部茶陵攸縣桂東一帶農民和工農革命軍正在暴動起來。

江蘇宜興無錫暴動之後，大江南北各縣的農民騷動時有所聞。

漢口的工人示威罷工，仍在繼續發展。

上海公共租界電車罷工，商務印書館工人反對官辦的「上海工人總會」之勒迫到會扣罰工資。一般工人都已經知道國民黨是工人的仇敵資本家的走狗。

革命勢力正在日益高漲起來。而反革命的國民黨最近對俄絕交，停止民衆運動禁止罷工，更加殘酷的實行屠殺壓迫政策，完完全全暴露他們反革命的眞面目。工農貧民羣衆對於國民黨反革命的認識更加明瞭，這種壓迫政策之下，他們更加感覺到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同時，革命派雖然一致壓迫工農，可是他們內部的衝突混戰仍在格外發展：廣東黃紹雄和黃琪翔的軍隊仍在西江開戰，陳銘樞錢大鈞正從東江打廣州；湖北湖南的戰爭，胡宗鐸程潛李品仙何健等爭奪地盤的混戰正在發展；江浙方面何應欽等擁蔣出山，李宗仁李烈鈞等暗中反對，而蔣介石以中央預備會的「決議」，要來佔領滬杭滬甯兩路的軍權和政權，這也是醞釀着戰爭；北方馮閻與奉魯互爭地盤的戰爭不能終止；徐州一帶南京政府和馮玉祥軍隊「共同北伐」，勢必至於又要互爭地盤。全國的軍閥混戰如此之發展，一般民衆——小商人等等也都受着非常之大的壓榨；一般民衆厭惡這種反革命的國民黨統治，一天一天的加增。反革命的統治是不能鞏固……

反革命派能夠停止民衆運動禁止罷工減租，但是他們不能禁止工農民衆反對這種統治。他們的屠殺搜捕，不能殺盡中國幾萬萬的工農貧民！

反革命派能夠對俄絕交，驅逐蘇聯駐華的外交官，與中國民衆革命力量沒有關係的外交官，但是他們不能驅逐盡中國幾萬萬的工農民衆！他們不能禁止中國工農與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

反革命派能夠一致壓迫工農，但是他們內部的互相衝突更加發展，不能鞏固自己的政權！

廣州工農兵暴動的信號舉出來了，全國的工農兵士民衆們，前進前進！

革命暴動之中零星的部分的失敗是常事，我們要更加團結起來，更加組織集中我們的力量，更加勇猛的前進，繼續我們的死者奮鬥。只有我們自己的奮鬥，能夠解放我們自己，能夠推翻白色恐怖的屠殺政策，能夠推翻反革命的賣國的國民黨統治，能夠推翻勾結列強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衆和反對第三國際的反革命政府，能夠推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 中國共產黨爲廣州暴動再告全國民衆

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們！

全國勞動羣衆們！

全國親愛的同志們！

十二月十一號是我們每一個都應當深記着的日子！我們將永遠記憶着這個日子，因爲這一天在廣州高揭起了蘇維埃政權鮮紅的旗幟，因爲在這一天廣州英勇的無產階級與廣州近郊的農民聯合一致推翻資產階級軍閥反革命的政府，建設了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

在這一天我們精悍的兄弟們，勇敢的同志們磨拳擦掌同向資產階級反動底破堡進攻，終於佔據了一切政府行政機關！暴動的無產階級，成千成萬由廣州近郊奮勇入城的農民以及投向革命的兵士們，大家都隨手的武裝起來，異常英勇的實行爭鬥，雖然軍閥竭力反對，而廣州終被勞動羣衆佔據了，軍官們都被從司令部中驅逐出去，警察都被從他們的警署之內趕出，銀行電局一概被佔，監獄概被開放，兩千多被監禁的工農也全被解放了。

擁集在成千累萬的羣衆大會之上的勞動羣衆在李福林軍隊底鎗林彈雨之下，而意志始終堅決，終於將李福林的軍隊擊退河南，在廣州建設了工農兵代表會的政權與廣東革命政府，政府委員大多爲工農分子。

農民與工人，苦力與水手，鐵路工人與海員，人力車夫與手工業者，共同宣告：他們不能在豪紳地主資本家買辦階級商董及軍閥們底政權之下再忍受下去了，他們不甘願使自己的家庭再繼續着被掠奪遭破產，使自己的嬰兒再在工廠中消失其幾盡的血液，他們不願再交出用自己的血汗積聚起來的最後一粒米，去養活軍閥豪紳。

勞農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爲執行民衆的意志：一切土地概交給用盡自己的力量耕種

他的農民 立即除消使農民破產之雜稅苛租等農民不能負擔的重荷，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保護勞動與保障失業者……等等。這些都訂為革命政府的法律，這些法律都是勞動羣衆親自擬訂的，這些法律都是勞動羣衆的名義頒布出來的。為保障這些法律，全廣州的工人羣衆堅決的決定以保障這些法律的名義號召成千累萬的農軍奮勇入城，使廣州的勞動羣衆與工人聯合一致，號召革命的兵士都投向民衆方面來。

為保障自己的政權，勞農政府使全廣州的勞動羣衆聯合一致，在戰爭之中立即組織起新的工農革命軍，兵士大部均為工農分子而非舊的兵士，他們徒手武裝起來，從商店中奪取了長劍短刀斧頭，一直殺到城中殺出城外佔據了廣州兵工廠復換用鎗械。

工農兵代表會聯合了所有勞動羣衆成為整個鐵的團體，在兩天的短期之內組織了這個政權，震動了全中國任何一個的勞動羣衆，燃起了每個工農的心房對於勝利的新希望，確信與決心，……………。

工農兵代表會實現的第一秒鐘已經引起所有的民衆劊子手之痛恨，仇視與莫大的驚嚇與恐慌。他們一致在撲滅勞農政權的目標之下聯合起來，企圖使這個政權化為血污之海。

在勞農政權實現的第一秒鐘已經使一切民主派，自由派，國民黨以及其他資產階級的雜種，王八蛋們忘記了自己口口聲聲高呼的「愛民」等甘言蜜語，同他們昨天還認為是自己的仇敵的雜種們一致來撲滅第一個工農政府。李福林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在仇視圖謀解自己的工農羣衆之下，一致聯合起來，由各方面進攻革命的廣州，把廣州鐵桶也似的包圍着。我們同志們的英勇終難於匡救自己，……………。

工人與農民經過了三天的血戰，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迫不能放棄廣州以逃出重圍。

四千英勇戰士的屍首縱橫於廣州街上。成千成萬的工人衝出了廣州，為保留自己手中的武器，以繼續在廣東已經開始的事業。

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廣州，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只存在了兩天，但是同志們，我們在任何一刻能忘記了這兩天嗎？

殘酷的反動不以屠殺四千英勇戰士爲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嚴遭拷問，嘲弄，而後盡被斬決，燒死。在廣州被誣爲共產黨員者不知有幾千百萬，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農民都被誣爲「民衆的公敵」，而勝利的軍閥，張着血污的口殘笑着假藉民衆的名義。他們的兇殘在歷史上只有法國資產階級撲滅巴黎公社及白黨反對蘇聯兩事可比，他們的兇殘掀動了殘酷血潮撲入廣州。新的所謂「討伐」之師正向廣東開拔，他們的目的在於撲滅廣東一切民衆運動，軍閥們正在慶祝歡迎。

同志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十一十二兩日。存在兩天的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可爲我們的團結一致繼續爭鬥直到博得勝利的標幟。

我們不能忘記，在狂烈仇視無產階級之下不獨軍閥，資產階級，地主及買辦階級互相聯合起來了，而且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也鎖在一起地攜手起來，他們忘記了前仇，現在成爲至親好友。

美國與日本的船艦載運着兵士前往廣州。英國帝國主義者正在煽動鼓吹軍閥從事此舉。將來由廣東的討伐必定是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共同壓迫。現在他們——蔣介石李濟程潛胡宗鑑爲此事都聯合一致了。

現在他們唯一的敵人是工人與農民及蘇維埃共和國。打倒帝國主義本是國民革命開始舉起的旗幟，爲什麼現在把「反對帝國主義」這幾個字樣都忘掉了呢？爲什麼全世界勞動羣衆的至友，存在十年工農得安適生活的唯一無二的蘇維埃聯邦偏是中國政府唯一的仇敵？爲什麼在他們奪回廣州之次日全中國各地的蘇聯領事館都被封閉並被撤消承認呢？爲什麼把廣州蘇聯領事署的辦事員整個的捕去，斬決，而且污辱呢！爲什麼漢口蘇聯領事署員也都被捕？爲什麼包圍上海蘇聯領事署驅逐領事出境，而每一個從領事署出來的人都被檢察呢？

爲什麼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的代表，沒有一個西歐列強的代表提出反對已經確實的廣州慘案？

同志們！這是因爲一切資產階級，一切地主，一切軍閥與一切帝國主義者，現在結起了聯合戰線反對中國勞動羣衆及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他們把女工們活活的燒死，誣她們爲共產黨。軍閥們親自槍決勞農國家——蘇聯的領事，原不過因爲他們是工農共和國的代表。

同志們，我們應當知道蘇聯的代表也同我們一塊兒死難了，我們應當記憶着蘇聯領事署署員之被斬決死難，原因爲蘇聯領事署內高懸的鐮刀斧頭紅色旗已經招展了十年之久正是全世界資本家怒目仇視的標幟。英國與蘇聯斷絕了國交，他們也望中國資產階級照他們一樣動作。

中國資產階級重復博得勝利，其實正是他們的失敗，一切被壓迫民族唯一的至友被逐出中國之境，中國資產階級便完全依靠着帝國主義。中國資產階級消失了他最近的獨立性，現在中國一切資產階級軍閥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掌上的玩物，馴服的奴隸。

反動重復慶祝勝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掩沒了整個的中國，但是是否能持久呢？就在他們勝利的第二天，他們又重新互相爭鬥起來。重復分佔地盤割據中國依舊是他們目前的問題。我們敢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各派的紛爭與互鬥必將重新加厲起來。資產階級現在雖然在廣州得到了勝利，但是他始終不獨無力滿足工農羣衆的慾望，並且自顧不暇。

他們雖然在反對蘇聯與中國勞動羣衆的目標上結成了聯合戰線，但是怎樣分佔地盤，怎樣剝削中國，及怎樣分據中國富庶省區等問題依舊是他們紛爭的焦點。

同志們，我們不要灰心喪氣，我們必須知道，資產階級的勝利不過是暫時的，我們必須使他們這次勝利成爲最後

的一次。我們必須知道，從廣州退出的革命工農兵士的爭鬥仍然是繼續下去，我們必須用全力去幫助他們。我們反對反革命政權的爭鬥不應一刻放鬆。

我們要記憶着死難同志底鮮紅血液正是爭鬥中的旗幟，我們必須高舉着這個旗幟勇往前進，堅決我們的意志誓死爭鬥，不達到勝利不止。

今後，我們必須使一切勞動羣衆圍集於工人階級的周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作更有組織更團結一致的爭鬥，如此方能勝利。我們必須準備自己的力量作堅決的鬥爭，但可不是立即總暴動起來。現在立即總暴動，將必敗於殘酷的反動之手。他們正希望全中國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現在就手持槍械出作巷戰，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爭鬥長期沉沒於血海之中。

同志們，我們不能作如此的盲目爭鬥。我們必須繼續着我們勇往直前的工作，以推翻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我們必須百倍的加緊這種爭鬥。我們同志們爲堅決的目的而流的血正浸潤我們，工人和農民。我們全副的精力必須注重於建設我們祕密的組織，我們繼續作農民游擊戰爭，我們必須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努力以博得勝利。

同我們攜手前進，幫助我們的，有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一氣的，還有蘇聯勞農共和國。我們的隊伍不會有一分鐘的分裂，我們有鐵的決心去博得勝利。且讓他們在今日慶祝勝利，我們以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一致的力量回報他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號召你們——全國的工人，舉行定期示威罷工，以反對發生於廣州，普遍於全國的獸類行動，向他們表示全中國工人階級的憤怒，這種憤怒刺入全中國勞動羣衆的血管。

全世界的工人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正在不斷的爭鬥，廣州的工人與農民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已經爭鬥起來，而領導廣州工農革命軍作爭鬥的共產黨，號召全體工人同志作定期示威罷工。共產黨號召全體農民繼續着反對豪紳地主的

游擊戰爭。共產黨號召你們——全國的工農與勞動羣衆立即起來鞏固自己的組織，準備着作新的鬥爭。共產黨號召全體同志一致起來討伐廣州。共產黨特別轉告兵士們，你們不當爲軍閥之玩物，你們不當甘爲民衆之敵，你們自己都是工農底子弟，爲什麼任軍閥們的指使去屠殺工人和農民？爲什麼以自己兄弟們的血污染自己的手而放棄自己的事業？共產黨確知在廣州事件之中已經使許多兵士醒悟過來，深信兵士們將必與工農羣衆聯合一致在鮮紅的革命旗幟之下共同奮鬥。

最後我們高叫：

- (一) 打倒一切工人階級及農民的劊子手！
- (二) 打倒資產階級軍閥的政權！
- (三) 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
- (四) 廣州被壓迫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萬歲！
- (五) 全中國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萬歲！
- (六) 一切被壓迫民族及全世界勞動者的朋友——蘇聯萬歲！
- (七) 記念着蘇聯代表者的血液，一致擁護蘇維埃勞農共和國！
- (八) 在紅旗之下，嚴緊我們的隊伍，鍛鍊我們自己武器以備新的爭鬥與勝利！
- (一) 我們熱烈的請求全世界的工人援助我們的爭鬥，共同打倒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
- (二) 全中國的工友們我們要表示我們隊伍的一致，一齊舉行定期罷工！
- (一) 海員們及鐵路工友們，農友們及兵士們不要讓一粒彈丸一個兵士去打革命的廣東！
- (二) 農友們繼續的和地主豪紳爭鬥，奪取土地，與工人聯合起來！

- (三) 兵士們轉過槍頭打人民的劊子手，打軍閥官僚，一槍也不打工友們及農友們！
- (四) 中國的勞動者，廣州之暴動是我們爭鬥的旗幟！
- (五) 全中國勞動者勝利萬歲！
- (六) 全世界勞動政權萬歲！

## 帝國主義統治呢，還是工農革

命？

超 麟

近來明顯的有二件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一是反動的國民黨內部衝突之加緊，二是工農革命潮流之高漲；前者表現於所謂第四次中央會議預備會，後者則爆發為廣州工農兵的大暴動。這二件事實都明顯指示我們，以中國祇有二條路可走：要麼就是工農革命，不然便是帝國主義完全的統治。

這樣祇有絕對相反的二條路可走的形勢，從「國共分家」以後，就逐漸呈現於我們的面前了。在武漢汪精衛等實行反動屠殺工農以前，中國的革命黨人及革命的羣衆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似乎以為中國除了做帝國主義完全統治的殖民地及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革命之外，尚有第三條路可走，即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的道路，——這一種獨裁是建築在限制土地革命以取得小資產階級革命同情的政策上面，而其實這種政策是對豪紳資產階級讓步的政策，因為限制中國的土地革命不啻是保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經濟基礎，即不啻是根本取消中國的革命。果不其然，所謂代表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汪精衛等，隨着土地革命工農自發運動的高漲，畢竟投身於豪紳資產階級懷抱之中，而完全丟棄其革命的假面具了。

汪精衛等的反動，固然使中國革命遭受很大的挫折，然而却給革命黨人及革命的羣衆，以一個很明確的認識，

即中國祇有帝國主義完全統治和工農革命二條道路可走，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

這一認識，經過最近五個月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益加覺得是正確的。從七月間武漢的「分共」起，代表第二條道路的中國工農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就一天澈底一天的公布其革命的政綱，主張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政權，沒收大產業歸工人的國家管理等……；同時，代表第一條道路的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也就一天澈底一天的實行其反革命的政綱，屠殺工農，明令禁止一切民衆運動，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對無產階級國家絕交等……。當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一天天的布爾塞維克化，一天天的發出最澈底最革命的口號，一天天的領導更廣大的工農民衆舉行武裝暴動之時，——國民黨正在根本放棄孫中山的一切帶革命性的政綱，根本否認其過去一切革命的作用，而完全變成反革命的政黨。

國民黨內各派軍閥及官僚，鄒魯謝持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好，蔣介石胡漢民也好，譚延闓程潛也好，汪精衛

張發奎也好，——他們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根本是一致的，即反俄反共反工農，換一句話說，即投降於帝國主義。但是在他們的所謂第四次中央會議預備會上又何以發生衝突，此攻彼擊呢？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根本的政綱不同，這乃是因為他們當中某幾派已經公開宣布其反革命的政綱，而另外幾派則主張多少拿些假革命的外套遮掩此反革命的政綱，以緩和工農的革命怒潮。

可是事實仍舊是事實。無論蔣介石派或汪精衛派怎樣攻擊西山會議派是腐化，怎樣表示他們自己與西山會議派不同，更「革命」些，然而革命的工農羣衆仍舊視他們如一坩之貉，都是反革命的派別，都是中國工農革命的仇人。廣州工農更豫然決然拿自己的血宣布汪精衛張發奎等所謂國民黨最左派的反革命行爲，并推翻他們的政權。

這次廣州暴動失敗了，然而中國前途更加明瞭呈現於我們面前。反共又欲自別於西山會議派，是不可能的，祇有馮自由至吳稚暉等西山會議派最早之屠殺工農投降帝國主義的主張，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政綱。

今後，我們中國祇有澈底的工農革命，不然便須完全

投降於帝國主義，保全并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祇有這二條道路可走，大家選擇罷！

## 上海近日的罷工潮

貧秋

### (一) 上海工人的生活

九個月來上海工人階級在新軍閥統治白色恐怖的嚴酷摧殘和資產階級無限的經濟剝削的雙重壓迫下，更遇着軍閥們不斷戰爭，交通阻滯，商業蕭條及紗業恐慌，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乃日趨痛苦，無時不在飢寒鞭打屠殺之下過活了。

上海各種企業工人的工作時間最低的普通為九時半，最高的普通為十二小時；自來水工人和墨色印刷工人竟每日作十八九小時的工；店員最低的普通為十一小時，最高的十五小時；工人每日的工資最高的為一元，這必須是有技術的熟練工人，而普通最低的工資僅二角；手工業工人竟有每日只得一角五分者；像這樣長的工作時間這樣少的工資，而要在生活程度最高，加之工廠設備不完備的上海過活，怎能使工人養妻育子，怎能使工人不因病輟工，何況

還有打罵拘捕等等的凌辱！

上海的工人不但生活非常的痛苦，不但痛苦的生活無保障，而工人的生命更無保障：工人一言一動，資本案，帝國主義者，軍閥們都可輕輕加上暴徒兩字的罪名，捕去坐牢或拖去槍斃。上海的工人階級在這些經濟的政治的重重的壓迫下，擺在上海工人階級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安分」的過牛馬生活任憑軍閥的宰割，資本家的剝削，將血汗榨盡而至於死；或者是不甘壓迫剝削，崛起向一切工人階級的仇敵爭鬥！

無論國民黨怎樣高唱保護工農利益，怎樣用盡種種欺騙的方法，無論新軍閥的軍隊警察屠殺拘捕怎樣利害，無論帝國主義者的西牢巡捕包探怎樣的兇狠，卒不能壓抑上海工人的憤怒，卒不能使工人馴服。數月來上海工人階級選擇了他們應走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繼續不斷的勃然起來了！

### (二) 九月到十一月的鬥爭

蔣介石叛變後，在所謂「清黨」期間，用全副的暴力鎮壓上海的革命工人階級，故上海工人的爭鬥有一時確是

沈靜；到八月以後上海的工人重又起來，自九月至十一月的三個月中，由紗業的工人直到店員，經濟罷工不斷的爆發，至十一月中竟釀成滬東各紗廠同盟罷工的壯舉。三個月中各企業罷工的次數為四十二次，參加罷工人數的總和為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三人，罷工期間的總和為三百三十四日，如果將每個工人罷工的時日總算當在二百萬日以上；罷工主要的條件為增加工錢與不得無故開除工人。這些罷工多數是因國民黨的欺騙與軍閥帝國主義者資本家的壓迫而遭失敗，但工人爭鬥的要求和勇氣並沒低落，在他們的罷工要求中可證明完全是為生活的痛苦與失業的恐慌而爭鬥，他們的生活的痛苦與壓迫的痛苦沒有解除，他們只有向革命的路上前進的！

### (三) 最近的罷工情勢

十一月中滬東紗廠的大罷工雖遭了打擊，但其他企業的罷工又接踵的起來了。茲將重要的各種爭鬥分別略述如下：

一、公共租界電車罷工。因滬東紗廠的罷工，英帝國主義遷想於電車工人，將公共租界的電車工人俱樂部封

閉，於是電車工人在苛刻的經濟待遇之下，提出啓封俱樂部及經濟條件，而宣佈於十一月卅日全體同盟罷工。罷工之初，公司方面尚利用少數的工賊和高麗人開車，於是工人羣衆以紅色恐怖的手段對待工賊，槍殺工賊三人；至十二月七日全公共租界的電車完全停駛，罷工的工人有三千餘人，資本家方面甚形恐慌，然以爲工人不能持久，想利用延擱的政策，使工人自潰而上工；工人方面聞資本家說「工人罷工不到一星期就要上工的」，羣衆就議決「資本家準備我們一星期的罷工，我們非堅持到一個月不可」。現在罷工已近二旬，羣衆團結愈堅，資本家已有迫而接受工人條件的情況，工人能堅持是必能得到勝利的。

這次電車的罷工，三千餘工人以羣衆的力量給帝國主義者以威嚇，給新軍閥以打擊，一面又給工賊走狗以嚴格制裁，這是半年來，上海工人階級力量重起之表示，也是在新軍閥統制下的革命新精神。

二、估衣工人。上海全市估衣業店員三千人，在十二月六日提出要求退職金，增加厘頭（賣出衣服所分之利潤）取消賠償（店員弄壞貨要賠償）等條件而停止唱攤（

在店門兜攬顧客），至十二月八日正式罷工，支持一星期之久於十六日得到勝利復業。

三、郵務工人。上海全市郵務工人二千七百餘人提出要求加薪，取消顏色制（工人分等級升遷以顏色為區別），郵務苦力發衣服，中外人待遇平等各條件與郵務局談判，現正由工人派代表與郵務管理局及國民政府交通部談判，如達不到目的必引起全體的罷工。

四、南貨業店員。全市南北兩區南貨業店員約三千人於十二月十四日提出加薪及限制開除店員等條件向店主交涉，店主尤於十六日談判，不得圓滿結果，即行罷工。

五、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發行工人三千餘人，為援助香港分館開除工人及要求加薪加紅等問題，蘊釀罷工已久，因館主及政府防範甚嚴，結果，十二月十五日印刷所工人因反對工人總會打傷工賊事，衛戍司令部派兵搜捕工人，禁止開會，拘捕「共產嫌疑」工人四人，並派重兵駐廠中監視，工人甚形憤怒，徒以反動軍隊監視極嚴不能自由，但終久是免不了作激烈的鬥爭的！

六、崇信紗廠。十二月十四日該廠全體工人二千餘

人包圍紗廠要求恢復六日班工作（廠方以前將工作改為四日班即每星期作四日工），廠主已允許恢復。

其他小廠或零碎的爭鬥尚沒有計算，以上不過舉其大者，從這些爭鬥中可以證明工人經濟生活改善的要求非常迫切，爭鬥的範圍日益擴大，像有由大小不斷的經濟鬥爭合為總的罷工的趨勢。

上海的工人階級是有鬥爭的精神鬥爭的經驗的，無論國民黨怎樣的反動，無論蔣介石主張停止民衆運動，上海市黨部命令禁止罷工，衛戍司令部派兵監視工人，這些固然證明反動派向工人階級露骨的壓迫，上海的工人階級決不因此而能壓抑下去的！我們相信上海的工人階級在不斷的鬥爭中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定能拿出自己的力量來對付白色恐怖的！

十二月十七日

## 山東直隸之大災荒

立夫

山東與直隸南部數縣，既遭旱災又加蝗患，秋收之劣為歷年所未曾有。據國際飢荒救濟會在山東直隸二十餘

縣之調查，多數縣分秋收只有去歲的十分之一，上四成僅少數數縣而已。國際飢荒救濟會又調查災區居民，為數不下九百萬；救濟會研究的結果，就證明無量數農民變為兵士，繼續不斷的軍閥戰爭，大批的農民成為土匪，因之該區之農村經濟就急遽地被破壞，遂致發生此次大災荒。山東直隸人民餓着凍着的，足足有九百萬。災荒之甚，範圍之大，為中國歷史所僅見。九百萬人民着實可以成爲一個整個的國家。可是如今此九百萬人民將要餓死了。此種大災荒，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起來救濟的。全中國的人們尤其應該起來救濟此飢寒交迫嗷嗷待哺將死未死的九百萬人民！

然而事實怎樣呢？

我們明明知道在此所謂「文明」的資產階級世界，只有國際飢荒救濟會能撥四萬六千元來救濟他們。這四萬六千元錢實在太少，說不上救濟。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尙沒有權利來責難國際資產階級撥出這樣少數的款項來做救濟，因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救濟一層自己也還沒有做。中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災荒毫未加以注意，有

之，亦不過寥寥數語，輕描淡寫而已。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國民黨什麼會議，對有中國軍人或外國官憲什麼跳舞會，對有戲台上什麼愛情戲劇，則津津有味，而獨對於此將要餓死的九百萬農民則毫不加以注意。中國資產階級非但毫不救濟而已，而且逼迫他們餓，逼迫他們死。這還不夠，拚命還要將軍隊送到災區去，給災民以砲彈充飢，這算他以軍隊去代替救濟罷。送到災區去的，糧食既沒有，而佔住災區的又是孫傳芳與張宗昌之半土匪式或竟全土匪式的軍隊。而國民黨呢，拚命將何應欽的軍隊向津浦路線上輸送以代替救濟（這算工農政策！不過想剝人肉吃罷了。）本可在京漢路上送糧食到直隸南部的

災區去，然而又爲張作霖與馮玉祥的軍隊所佔據。在甯海路上本可送糧食到山東災區去，然而又爲馮玉祥的軍隊所阻擋。

這就是國民黨的新軍閥與北方的舊軍閥之幫助將死未死的農民啊！

中國的統治階級想將此近年來未曾有的大災荒，諱莫如深起來，他們沒有一個字提及蝗災旱災，秋收惡劣，他

們倒反轉來說，這是天然的災荒，怪不得誰的。

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的。九百萬農民餓死，其罪狀完全是由於中國統治階級負責。

山東直隸的災荒決不是天然的禍災，也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政治的結果，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的結果，高利貸商人地主剝削的結果。統治階級說：旱災而無法防止的。這是騙人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用灌溉的方法可以豫防旱災。那為什麼山東沒有灌溉的設備呢？又為什麼沒有通河水道，水池呢？所以沒有，是現政府不去設法緣故啊，他非但袖手旁觀不去設法，還要將原有的舊式灌溉破壞無餘。這難道罪過不在統治階級嗎？

他們說：土地疲乏了，故有災荒。這也是騙人的話！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找不出一個農民如同中國農民這樣勤苦勞作培養土地。然而軍閥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帝國主義者，直接以搶掠方法，課稅方法，佃租方法或借貸方法，把農民所有都剝削完了，那農民當然不能好好的耕種其土地了。

布爾塞維克 第十期

他們又說：既是天然的災荒就無法豫防。請問用排水的方法能不能夠防禦水災呢？又請問用貯蓄糧食的方法能不能夠防禦飢荒呢？這豈不是政府的責任嗎？為什麼山東直隸的農民，去歲沒有食糧的貯藏呢？他們所以沒有貯藏，是因為軍閥商人高利貸者劣紳將農民的一切所有都剝削淨盡了，所餘下的只是農民自己去借貸而已。舊式倉庫制度既已破壞，而新式替代又沒有。豫防飢荒的常平倉破壞了，新的又未採用。

九百萬人民將要餓死。政府那裏去了？社會在那裏啊？什麼地方有救濟的組織？中國的所謂輿論在那裏？世界的所謂輿論又在那裏？原來什麼都沒有，不過軍閥間的混戰而已。

蘇聯有一地方，也時常遭受旱災。可是蘇維埃政府就有巨大的改良計劃，用了一萬萬盧布來做豫防旱災的工作。看罷，工農政府如何做豫防旱災水災的工作。當一八九一年時俄國會遭受飢荒，那時蒲列哈諾夫一班頭腦清楚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就說飢荒的原因，是在於經濟和政治，而主要的原因尤在於社會的組織。關於這一點

二八九

我們應該明了清楚並須向工農解釋。

要徹底的免除飢荒與天然的災荒，就須推翻現制度，只有工農起來將現制度推倒奪得政權，建設蘇維埃政權，

才保證中國農民不會重新遭受如山東直隸這次相類似的大災荒。

### 南昌暴動後的江西農民運動（江西通信）

秋君

自從國民黨整個的正式公開反動，自己葬送了自己革命的生命以後，江西的農民認識得清清楚楚，他們知道國民黨已經變成了純粹代表地主豪紳資本家的黨。他們這種認識，並不是經過了任何宣傳，而是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江西省政府在許許多多的事實中明白告訴他們的。

八月一日的南昌大暴動，在暴動的自身工作中雖然沒有充分顯現出暴動的真實意義，然而江西的民衆，尤其是農民，至少認識到這次的大暴動，摧毀了——雖然是短期間的摧毀——反動的壓迫他們的剝削他們的統治。這次暴動，可算是江西農民的一帖興奮劑。

九月間葉賀終於在潮油失敗了，兩湖農民的秋收的暴動，也同時不幸傳來挫敗的消息；然而江西農民並不因此自餒而畏怯，且正從此時開始他們蓬蓬勃勃偉大而英勇的

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自開始一直到現在沒有停歇過，他已經震撼得反動的統治，異常動搖，一步一步的向崩潰的路上走。不過因為江西交通非常梗塞，同時反動的統治因無力應付，也「諱疾忌醫」的不敢發表，粉飾太平以掩天下人的耳目，使江西農民光榮的革命運動，不為外面所洞曉。茲將最近三個月來江西農民的鬥爭略述於下。

#### （一）九月的農民鬥爭

此時正是朱培德及其爪牙努力所謂「清黨運動」的時候，到處封閉工農團體，捕殺工農領袖，一般反動份子更從而推波助瀾，藉口壓迫工農羣衆，真是民不堪命的景况。這時又是農民秋收的時期，地主老爺們沾「黨國」的大恩，減租百分之二十五不但可以不執行，而且還要催索上年由農民協會決定所減去的租穀，恢復沒有農民協會以

前的主佃關係。農民如稍有抗爭，馬上就要被政府送到監獄裏去。在這種不堪的蹂躪之下，農民爲自救計，不能不起來拚命，於是爆發了下列幾縣農民羣衆的鬥爭：

**修水** 農民因爲不能忍受豪紳地主的壓迫，積集羣衆數千人與之抗爭，被豪紳地主以武裝槍殺羣衆數十人，羣衆大憤，包圍豪紳地主等住宅，聲稱誓必打死他們，卒因豪紳等有武裝抗拒，托人調和，又由政府開來的軍隊強迫解散，然羣衆因此更提高了革命的情緒。

**德安** 農民因反抗政府的壓迫（解散農協，捕殺農民），集羣衆千餘人帶同農軍三十餘名進攻縣城，省政府聞訊，即派兵一連彈壓，被羣衆擊退，並繳槍十餘枝，省政府復加派一營，向羣衆猛攻，始被擊退，退後復集合於某鄉，抗守數日，卒因大軍壓迫，始解散。

**星子** 因領導者不力，未發動廣大羣衆，僅有少數農民與農軍十餘人攻入縣城，縣長先期聞訊逃遁，向九江警備司令部請兵鎮壓，農民與農軍退出縣城，散歸鄉里。

### （二）十月的農民鬥爭

此時民衆除繼續忍受上述各種壓迫外，加之甯漢軍閥

戰爭開始爆發，朱培德集中武力於贛北以謀應付，同時甯方軍閥程潛李宗仁葉開鑫等部隊陸續來九江，拉夫派餉，肆意橫行，農民飽受政治經濟壓迫之餘，復受軍事上殘酷蹂躪，鬥爭的爆發自屬意中事。在十月中，下列各縣，都發生了廣大的羣衆暴動：

**弋陽** 農民與土豪劣紳一向在嚴重的對抗形勢之下，此次農民數千農軍二十餘名，圍攻豪紳住宅，豪紳等逃入縣城，羣衆復攻進縣城，豪紳等向鄰縣請兵救援，羣衆退出縣城後，豪紳帶同軍隊將農民房屋燒毀二百餘家，軍隊退後，羣衆亦燒豪紳房屋百餘家，現在羣衆，男女老幼，聚處於某鄉，雖野居露宿，飢寒交迫，均無絲毫怨悔。

現壯丁以舊式武裝，編練隊伍，日夜嚴防敵人之襲擊，但政府豪紳等亦不敢進攻，兩方正在相持中。

**鄱陽** 鄱陽銘興鎮珠湖農民（大多數是佃農）素稱勇敢，因湖產問題，與地主衝突（地主吞沒鉅款）屢次要與地主算賬，地主百計推延；當地共產黨黨部因此宣佈地主的陰謀與罪惡，大受羣衆的熱烈歡迎，該地各村農民爭請共產黨員到各該村演講，當地地主豪紳，大爲恐懼，向縣

長報告，請人民自衛團下鄉逮捕共產黨員，人民自衛團團丁七十名於夜半抵該鄉，當即鳴槍三響以示威，農民於夢中驚醒，比集合數百人，手執鋤矛木棍等類與自衛團猛戰，結果繳自衛團槍三枝，傷團丁數名，農民方面被傷被捕各三人。翌日晨農民集合六千餘人列隊進城，沿途高呼各種口號，行抵城外，縣長地主豪紳等恐慌異常，當派人出城跪求羣衆，不要進城，並挽人出面調停，羣衆不允將來人打走。入城後，縣長下令自衛團放槍射擊，自衛團因羣衆太多，棄槍逃走。羣衆向鄉長提出條件（條件很和緩）：（一）釋放被捕，（二）撫卹受傷，（三）要地主限期同羣衆算帳，以及其他抽象的政治要求數條；鄉長馬上完全承認，惟提出交還被繳槍枝爲交換條件。羣衆遂出城返鄉。然地主終因畏懼羣衆，不敢回家，羣衆更爲憤怒，遂將地主豪紳等房屋封閉五家。翌日縣長與地主豪紳等帶領自衛軍四十名前來啓封，羣衆又集合千餘，擬將縣長等殺死，將自衛軍槍枝全數收繳，但被其中怯懦分子藉口恐糜爛地方，竭力阻止，遂讓其啓封而去。

臨川 臨川素多會匪，駐軍無法防禦，遂利用豪紳，

建立挨戶團將從前由收編土匪所餘的槍枝，發給農民，分鄉組織，豪紳等遂借此題目大肆敲索，雖極貧農民亦須担负挨戶團經費二三元。農民怨聲載道，屢欲反抗，但因過去農民組織無基礎，又在嚴重監視之下，不能發動，然這種鬥爭，正在醞釀，不久必將爆發一個大的鬥爭，這是可以預斷的。

### （三）十一月的農民鬥爭

修水 自上次羣衆被壓迫屈服以後，革命的熱情益加高漲，此次因縣長借故加稅勒捐，引起羣衆的憤怒，遂集合羣衆萬餘人進城示威，表示反抗，縣長聞訊，將城門關閉，調警備隊二百餘人守城。羣衆因係徒手，無法攻城，相持半日毫無退志，且愈集愈多，縣長令開鎗射擊，將羣衆領袖打死一人，重傷數人，羣衆更加憤激，然終無法可以入城，遂退去，但聞羣衆不久將有再次攻城之舉。

鄱陽 當地地主豪紳自上次啓封房屋後，更加緊向羣衆進攻，並派出走狗多名向羣衆施行欺騙與恐嚇手段，羣衆將走狗等殺斃八名，豪紳地主等想藉此對羣衆施大屠殺，除調集自衛團防備羣衆進攻外，並派人往浮梁景德鎮，

將駐景鎮的憲兵營請調來鄱陽 羣衆聞訊，即將鄱陽湖封鎖，不準憲兵渡湖（由景鎮至鄱陽經過湖），後多方設法始得渡，然仍不敢進攻羣衆，現兩方仍在相持中，被殺走狗的屍身，縣長至今不敢前來檢驗。

餘干 僅見報載「該縣共匪煽動無知農民千餘人大肆騷擾」等語，詳情不知。

萬安 萬安農民最爲勇敢，槍殺土豪劣紳與反動派的事實時常發生，農婦亦極勇敢，每遇見單身兵士必停止耕作前去繳械。前駐贛州之十四軍曾借清黨名義，派隊四十名到萬安肆行騷擾，一部份被農民繳械，餘衆逃潰。

蘇俄革命十週紀念日，萬安各區農民，舉行慶祝大會，農民均武裝（舊式的）赴會，各區到會羣衆均在四五百人以上，革命情緒異常熱烈，尤其對於政權與土地的要求表示十分堅決。十月間省政府派李思愬往贛州收編十四軍，十一月中編竣，該軍派隊一百二十名護送李思愬至萬安，該縣農民決定解決該隊，佔據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議決於十一月二十日晨早攻城，農軍先進，羣衆隨後趕到。追羣衆到時，農軍已入城因軍寡不敵，正從城內退

出，城已關閉，十四軍與農軍在城，外搏戰結果雙方小有死傷，十四軍馬上逃回贛州，正擬再次攻城，贛州復開來大隊，同時泰和農民派人來萬安，請萬安農軍幫助泰和羣衆攻佔泰和縣城，農軍遂開往泰和，乃發生十一月二十五日羣衆佔領縣城之事。

泰和 萬安農軍與十四軍激戰後，子彈已告罄，萬安農民聞訊，都大包小包從家中送來供給農軍。萬安農軍，在泰和羣衆尚未趕到，即佔領縣城，繳保衛隊槍七十枝，子彈六箱，衝鋒刀八十柄，縣長公安局長及其他官吏均逃亡，惟縣署某科長受傷，捕獲反動派數十人。農軍因聞吉安開來大隊軍隊，駐紮城內恐遭圍困，遂退出城。翌日泰和農民數千人會同萬安農軍再攻縣城，因吉安軍隊已到，且某鄉保衛團亦開來城內防守，故相持數小時未攻下，退駐第五區地方，羣衆數千仍未散。

此外如永修崇平浮梁永新安福各縣，羣衆均磨拳擦掌蠢蠢欲動。此後江西各縣農民的鬥爭必較過去三月中更爲劇烈，其鬥爭目的亦必更加明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於九江

## 武裝暴動的問題

(一) 農村的游擊戰爭之前途

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顯然到了工農武裝暴動的時期，所以暴動的策略與一般鬥爭的方式，成了最緊迫嚴重的問題。中國革命在鬥爭方式與發展形式方面，有極可注意的特點。中國的統治政權，現在已經由舊軍閥買辦階級手中，大部分移轉到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豪紳資產階級在各地都經過國民黨而取得政權，力求鞏固其統治及其剝削制度，引起工農不斷的反抗。但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不能成爲一個整個階級勢力，他們內部分裂衝突，而沒有組織成全國中央集權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所以客觀上革命鬥爭的形勢，也就形成各省農民此起彼落，比較散亂而不相呼應的暴動。最近半年以來，廣東農民從四月就有武裝暴動，直到賀葉入粵；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政變之後，就有長沙撲城的

暴動，武漢反動之後有鄂南鄂西的暴動有醴陵平江的暴動；最近江蘇宜錫江陰海門等處也有農民暴動；直隸京東各縣以及山東范縣陽穀，都有如此的暴動；此外，便是豫魯各省紅槍會天門會的武裝鬥爭，也帶着有農民暴動的性質，雖然他們的領導權往往落於豪紳小地主的手裏。這種情形，很顯然的表明中國農民普遍的武裝鬥爭的自發的發展。實際生活之中，自然創造出一種特殊的鬥爭策略，便是游擊戰爭。這種戰爭是客觀形勢中必然發生的初期暴動的現象。湖北湖南廣東的許多次經驗之中，很明顯的證明：一，如果武裝鬥爭並非發自羣衆，而僅僅某一武裝隊（正式軍隊也好，土匪也好，甚至於工軍農軍也好）的游擊戰爭，與羣衆脫離的武裝隊的游擊，那麼，這種鬥爭始終是要失敗；二，如果游擊戰爭是羣衆的，但是，不能從游擊戰爭進於更高形式的鬥爭——政治的鬥爭與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擴大，那麼，這種鬥爭也是不能勝利。

秋白

因此，對於游擊戰爭的鬥爭方式，應當有明確的認識：

第一，甚麼是游擊戰爭呢？列寧說：「現在的軍事技術，不是十九世紀中期時候的軍事技術了。用一大羣人去抵抗砲隊用幾支手鎗去守巷戰時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動（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戰策略」，這就是游擊戰爭的策略，實行這種策略的組織，便是便於移動的很小的隊伍：十人隊，三人隊，甚至二人隊。」列寧這裏所說的游擊戰爭，是指城市中的巷戰而言。然而游擊戰爭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了：當暴動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還很少的時候，對於軍事技術精良的敵人——反革命的大隊人馬，不用顯然力不相敵的武裝很不完備的甚至於徒手的羣衆大隊，去硬衝硬打；而用分散細小的隊伍，使敵人防不勝防出其不意的去襲擊，——這就是游擊戰爭，而非正式戰爭。現在中國農村中的暴動，客觀上正是形成這一種策略。農民暴動初起的時候，往往事實上只有小隊伍襲擊敵人軍隊（團防民團等）；他們對於沒有武裝的豪紳地主以及武裝並不很大的敵人，固然仍舊是廣大羣衆的鬥爭行動，可是，一般而論，農民暴

動在未能形成較大的工農革命軍以前，在未能採取與反革命軍隊作正式戰爭的策略以前，他還是在游擊戰爭的階段之中。

第二，游擊戰爭應當是羣衆鬥爭發動出來的。游擊戰爭只是暴動的初期現象，而且只是暴動中武裝鬥爭方面的策略。並非農民暴動就等於游擊戰爭；也並非暴動之中除游擊戰爭以外，完全沒有其他方式的鬥爭。恰好相反。農民暴動的主要方式是羣衆的鬥爭，而游擊戰爭不過是這個總暴動中襲擊敵人的武裝鬥爭之一方面。整個農民暴動應當包括甚麼？暴動不是幾個武裝隊襲擊敵人便算的；暴動不是羣衆之外，另外有什麼第三者的武力來解放羣衆的。現在中國各地農村中，所以發生如此之多的暴動，正是因為地主豪紳國民黨的壓迫和剝削，使農民不能忍受，而羣起反抗，正是因為各縣各鄉地主豪紳的地方政權，受革命潮流的衝刷而動搖崩潰。因此中國農民羣衆起來暴動，起來鬥爭。鬥爭的方式，開始可以是很平常的：農民不肯交租或交稅交捐，不肯還債，尤其是鄉中苦力貧民窮困到極點而起來反抗，羣衆的革命情緒普遍

的高漲，他們拒絕收租收稅的豪紳走狗，他們殺戮這些豪紳走狗，他們羣起圍攻地主，吃大戶，吃排家飯，他們焚燬債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們進而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富豪的財產。這些種種方式的革命鬥爭的爆發，甚至於有時客觀上以改良主義運動為導火線；例如要求減租不遂，要求減免錢糧不成，因而進一步的趨於暴動。

——因為國民黨統治之下，政府和所謂黨部，往往想用這種改良政策來欺騙農民，但是事實上豪紳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做這些讓步，而且這些政策決不滿足農民的要求，國民黨及新舊軍閥，始終實際上是用強暴手段壓榨。總之，農民運動的這些鬥爭方式，是暴動發動羣衆後必然的現象，有些鬥爭方式並且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的經驗，如吃大戶，開堂等等。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引導農民進一步的做有組織的自覺的暴動：從吃大戶，抗租，抗稅等的羣衆鬥爭進展起來，羣衆感覺武裝鬥爭的必要，自然游擊戰爭便要同時發生，自然羣衆之中要求有游擊戰爭的組織——有集中指揮的武裝隊之成立。游擊戰爭只有在這種發動極廣大的羣衆鬥爭之中，才能成為有力的武裝行

動；農村中的游擊戰爭是不能和農民羣衆鬥爭的發動相離的。農村中羣衆鬥爭的發動，同時也不能轉入武裝鬥爭而不從事於游擊戰爭。

第三，游擊戰爭至少應當是發動羣衆鬥爭的。反動派如吳稚暉等，往往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殺人放火。是的，農民暴動之中是有許多殺人放火的事：被壓迫的反抗屠殺反抗豪紳地主國民黨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殺殺人者的政策」；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殺戮豪紳地主的運動，是努力贊助而領導的。但是，工農的武裝暴動並不單是「殺人放火」；工農武裝暴動是工農羣衆的鬥爭，是要積極建立工農的政權之鬥爭。所以，即使某地暴動的開始，並非羣衆的直接鬥爭，而是少數的武裝革命黨人或農民先動手殺戮豪紳襲擊敵人武裝；那麼，這樣開始的鬥爭也應當立刻引起極大的羣衆，發動羣衆的鬥爭。單純的武裝隊的游擊與羣衆鬥爭不相混一的鬥爭，必然是軍事投機主義。所以即使客觀上有萬不得已而從武裝隊的游擊開始暴動的事實，這種暴動也必須立刻發動羣衆起來！

因為農民暴動的意義，是要用羣衆之中生長出來的武

力，推翻治者階級，而使羣衆自己取得政權取得土地，達到自己的要來。殺戮豪紳只是鬥爭的開始，只是肅清敵人勢力的一步；要樹立革命的羣衆的勢力，便必須發動羣衆自覺的鬥爭，使他們得到政權和土地。

第四，游擊戰爭必須進於革命地域之建立。農民羣衆鬥爭發動而開始游擊戰爭之後，革命勢力必須要繼續的進取而又進取，決不能保守的，所以決不能停滯在游擊戰爭的一階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蘇各省以前的農民暴動，正因為不能從游擊戰爭更進一步，而未得着勝利。最近（十一月初）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便從游擊戰爭，進一步而創立革命的地域。海陸豐的農民，在葉賀入粵以前便暴動起來，隨後葉賀雖然失敗，但是農民暴動却從軍事行動（游擊戰爭）進而至於羣衆的鬥爭（尤其是海豐），由羣衆的鬥爭而創造更大的武力，並且有葉挺殘部改編加入農軍，增多武裝的力量；於是他們努力發動陸豐碣石紫金等許多縣農民的鬥爭；而且他們的作戰，已經不須採取純粹游擊式的策略。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發展，便是超過游擊戰爭的鬥爭方式之範圍，而進於建立革命地域的實

例。

現在各地的農民暴動的鬥爭方式，必須確切的了解游擊戰爭的意義，和明顯的樹立創造革命地域的目標。各省各區的農民暴動，將要運用這種鬥爭經驗之中鍛鍊出來的策略，使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更加動搖削弱以至於各自推翻當地的反動政權；而使革命勢力匯合起來，創造儘可能的大範圍內工農政權勝利的局面。

#### （二）城市工人暴動的問題

農村中四處蓬起暴動的環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動便成了革命勝利的關鍵。革命勢力的發展，到了有幾縣，半省，甚至一二省內工農暴動勝利前途的時候，城市自然要成爲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

現在客觀的形勢，雖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漢口天津等處，還沒有工人暴動的事實；然而一般的政治經濟條件，正在準備着這種暴動的爆發。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漢口，尤其是廣州，工人的鬥爭劇烈起來，——廣州當然不是特殊的狀況，因為廣東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工人本身鬥爭的劇烈，已經直接提出廣州暴動的問題。就是上海

及其附近各縣手工工人的經濟鬥爭，也是日益增多。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方法解決這些鬥爭，客觀的經濟狀況，使他們只有更加殘酷的壓迫工人店員。主要的，只是工人階級的羣衆如何組織起來，如何在日常經濟鬥爭之中團結起來，引導更多更廣大的羣衆，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之意識。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動的嚴重意義，是在於城市中的暴動，必要使革命潮流，從自發的散亂的農村暴動，更進一步而搏擊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中心，使革命更進一步的到建立起有組織的中心勢力。

列寧對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準備暴動的指示說：「暴動要能夠勝利，必需不依據於軍事投機，並不只依據於黨，而要依據於先進的階級。此其一。暴動要依據於民衆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動要依據於日益生長的革命達到歷史上的轉變關頭，就是革命敵人的動搖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騎牆的不堅決的革命友軍也一天天的更加動搖。此其三。解決暴動問題的這三個條件，便是馬克斯主義與白朗吉主義不同的地方。」列寧這幾句，是革命發展到決定勝負的鬥爭時期，所應當特別注意

的。

現在每一區域之中，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城市暴動之關係，都有從發動鬥爭進於決定勝負的鬥爭之形勢。現在中國城市之中，客觀的條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羣衆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農村暴動不斷的爆發之環境中。城市工人以及各縣手工工人店員的羣衆，應當盡量的發動；從客觀上潛伏着的一切鬥爭問題，去發動羣衆的經濟政治鬥爭；盡量的揭發國民黨的欺騙政策。只有如此堅決發動羣衆的鬥爭，才能引導起更多更廣大的羣衆，使他們深切的感覺到暴動與奪取政權的必要，決然進於武裝的鬥爭——羣衆的武裝鬥爭。如今工人中的先進份子，已經激起而武裝襲擊工賊；但是這還不夠，必須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領導起廣大羣衆的鬥爭，就是因此而要執行很瑣屑繁雜的日常經濟鬥爭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動，將要在這種革命高潮的普及於廣大羣衆的過程之中，生長出來，而成爲工農暴動在大範圍內勝利的中心和指導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 我們放棄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嗎？

典琦

中國的革命，發展到現在，一方面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新舊大小軍閥的混戰一天一天激烈，白色恐怖的普遍，致工人農民及共產黨員之被屠殺監禁的以千萬計；另一方面工人農民羣衆狂風似的暴動起來，奪取土地及政權，使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軍閥心驚膽戰。這樣的廣大的壯烈的鬥爭，引起全國民衆的注意。人們看見工農貧民兵士暴動的口號是「工人要飯吃」「農民要田耕」「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權」……，便很容易想到時勢已超過了國民革命，已走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同時，也很容易想到共產黨在反對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的劇烈戰鬥中，不知不覺冷落了反帝國主義的日常鬥爭。換言之，一般人以爲：現在集中到「土地革命」，集中到「階級鬥爭」，却沒有繼續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件的運動；凡可以參加於所謂「民族鬥爭」如收回租界……之類的運動的人，將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取消其協作而互相仇視；這樣，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不能集中，不

能擴大；共產黨及工農羣衆在沒有完成民族解放的初步勝利時，即已跳到更遠的階段去了；共產黨雖然一刻也沒有忘記民族解放運動，但是沒有注意吸引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非工農分子早早完成這一革命的階段；即使共產黨沒有公開的拒絕非無產階級之參加革命，然而在其政策上似乎形成無產階級獨裁的趨勢；牠爲甚麼現在不將一切要土地和不要土地只同是反帝國主義的人們聯合起來首先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呢；牠爲甚麼不等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勝利以後再來解決土地問題呢；即退一步說，在農民暴動中，爲什麼只要有田耕，不要收回租界……呢？

以上的疑問，雖然不一定是許多人所有，但至少是可能的。在他一方面，恐怕又如下面的對於這種疑問的答覆。似乎說：這是無疑的，中國的國民革命階段已過去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已開始了，因爲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已經曇花一現的過去，偉大的土地革命從數百千萬的農民羣衆中爆發起來，舊的大局中的胚胎，很迅速地生

長出新的生命，是毫不奇怪的事。實言之，無產階級獨裁已到了萌生之期了。反帝國主義爭鬥當然是唯一的無產階級艱苦的责任。

讓我們來審查上面的思想。要看這些判斷，是不是符合客觀的情勢，我們應當簡略地說明：一、中國現時革命是一個甚麼性質，二、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有甚麼關係，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首先從第二點說起。

中國現時的革命，顯然有幾個對象：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等封建勢力，資產階級——買辦以及所謂工商業者。

這些東西，究竟是幾方面的互相獨立呢？是互相的而且均衡的聯合起來的呢？還是互相利用而勾結而同時有強弱有主從的關係的呢？我們應從事實上去看。現在的革命力量，有無產階級，也還有農民及城市貧民等等。他們應當各自獨立地行動呢？應當羣龍無首似的結合起來呢？還是應當團結在其中強有力的領導之周圍而構成偉大的勢力呢？我們也應從事實上去看。我們要了解各種社會勢力的特性和牠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

汪精衛說：中國無產階級人數很少。他彷彿認為這樣渺小的力量不能和帝國主義及其工具爭鬥。誠然，中國的革命如果僅僅為着無產階級的解放，中國的革命如果僅僅只有無產階級來幹，人數誠哉其太少。在表面上，代表資產階級力量的如蔣介石派及汪精衛派背叛了革命以後，如今不僅廠主店東地主紳士痛罵工會農會和共產黨，連手工業者高等店員或富裕點的農民也有些埋怨工會農會和共產黨擾亂了他們的和平清夢了，這不是革命勢力一天天削弱，孤單了嗎？但是，同志們，事實的內容恰恰相反。階級分化得這樣快，這樣明顯，無論什麼人，這時都要表現其階級性出來，在爭鬥中都不能不選定他的立場，這個絕對不是革命勢力的削弱孤單，而却是牠的擴大和堅實。因為，從前工農廣大羣衆沒有起來，鬥爭并不激烈，表面上反對革命的似乎很少，其實積極的革命分子也同樣的少，而且這時革命力量是虛浮的。現在呢，工農的羣衆起來了，一切假革命的投機妥協都滾開去，積極的革命分子迅速地增加起來，表面上看雖然反對革命的比從前多，其實革命的勢力已加倍充實。這不是無產階級

堅決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成績麼？中國的革命，是工農貧民兵士廣大的羣衆運動；這種運動是依着無產階級之奮鬥而進展的。假使沒有六七年來的中國無產階級和牠的政黨——共產黨之奮鬥，試問中國革命能夠進展到現在的地步嗎？「二七」「五卅」「省港罷工」之光榮的爭鬥，那怕資產階級，也不敢抹煞的！中國的無產階級雖只有數百萬人，可是依着牠的領導而努力革命爭鬥的，有數萬萬農民羣衆，數千百萬勞苦貧民和兵士。正因為中國的革命的性質，不僅爲着無產階級的解放，而且爲着農民的解放，兵士的解放，以及一切貧民的解放。正因為中國革命的力量，農民等等還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革命，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至今尙未解決，我們現在還須解決這些任務，然而這樣的中國革命也不是中國資產階級所能領導的；這一階級已經加入反革命的營壘，已經與封建豪紳聯盟壓迫工農，已經投降於帝國主義實行如蔣介石最近所說與各國聯合反對第三國際的勾當了。這樣的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堅決的領導，還是不能成功的。爲什麼資產階級要實行反革命？買辦資產階級不必

說卽和帝國主義有經濟上的衝突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不能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尤其是反對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他們自身多半兼有地主資格，或和地主有經濟關係，他們認定現行的土地制度是不可動搖的中國社會基礎，他們認定他們和地主有社會的聯鎖關係，所以革命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時候，他們決不能不背叛。工人運動的初期，着重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他們還想利用，接着罷工的風潮一般蔓延了，他們因此感覺革命的可怕，感覺羣衆起來了的可怕，他們甯肯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將革命破壞，將羣衆鎮壓下去。這一階級從五四運動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到了五卅，便表現其猶豫妥協畏縮的階級性，革命再一發展，他們就站在敵人方面去了。他們再不是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了。現在反帝國主義，只有工農貧民羣衆，而無產階級爲其領導。爲什麼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不用小資產階級爲領導，而必須無產階級爲領導呢？小資產階級本是社會的中間階級，他們所依賴的經濟組織是小生產制度，在社會進化的途中，他們不斷地分化，消滅。階級鬥爭的狂

潮巨浪，搖動他們的地位，不是到了東，就是到了西。他們一部分被大資產階級所消滅所吞併，另一部分則自己變成了大資產階級。他們不能自己決定其前途。他們沒有獨立的前進之路。他們是不能站在潮流的前面，只有隨波逐流唯他人之馬首是瞻。他們一方面不安於現有的地位，一方面又恐怕失掉了現有的地位。他們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識，不能堅決的作革命的前鋒，也不能堅決的作反革命的柱石。例如一般人所稱為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的汪精衛等的革命，是在共產黨及工農羣衆開展了革命局面以後；他們的反革命也是在蔣介石開創了三個月以後。一切小資產階級羣衆雖然客觀上非常需要革命，但是他們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堅決的領導革命。生活好一些的店員或富裕的農民，加入工會農會是最後的，到了白色恐怖開始，他們埋怨工農會的也有，消極的也有。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如此，他決不能做革命的領導者。如果讓小資產階級做了領導者，他必然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威嚇之下取消了革命，投到資產階級的懷抱裏，武漢的反革命便是顯明的例子。那裏有十分道

地的反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權呢？

只有無產階級堅決地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的民衆，實行澈底的反帝國主義反豪紳資產階級的政綱，才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統治。——然而這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單獨地負了反帝國主義的職任，而是領導其他革命的階級共同奮鬥。

中國的革命大隊，既然是無產階級做前鋒；同時反革命大隊，也有帝國主義做總指揮。不僅買辦階級，而且封建地主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洋資本家的走狗，中國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關係，其密切不待言。至於封建階級，因爲帝國主義要使中國的經濟停滯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制度中間，以便他們資本家剝削，所以維持了勢力並做了帝國主義魚肉民衆的工具。民族資產階級呢，是帝國主義最新的工具，因爲牠專肯投降帝國主義而壓迫工農。

因此，只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堅決的殲滅豪紳地主，才可以動搖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有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才可以掘倒封建資產階級軍閥豪紳地主的經濟基礎

，才可以剪除資產階級的羽翼，砍脫帝國主義的手脚。

誰能說：土地革命是不積極的不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呢！

誰能說工農反抗豪紳資產階級的爭鬥不是積極的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呢？

我們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僅僅直接對帝國主義的行動如收回租界（漢口）等等也不夠了，我們必須發展土地革命及工人的爭鬥，武裝暴動，建設工農兵政權，才可以無

寸

鐵

情的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

我們更應當確認工農兵貧民以外，其餘的上層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屬物，現在的工農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鬥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農的階級利益以外，沒有旁的利益。我們只有反抗國際的和本國的資產階級，反對一切的階級的敵人，才可以使中國被壓迫民衆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得着解放。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少一個皇帝

李烈鈞前說：革命軍中少一個楚霸王；現在又說：少一個皇帝，中國非皇帝不能統一。可見這班英雄們非伏在皇帝脚下不過癮；而且非一獨尊的真皇帝不可，多頭的黨皇帝仍然是不過癮。

共賊汪精衛

汪精衛大喊：『殺盡共產黨』（見兩件大事文中），

布爾塞維克 第十期

又大喊：『一個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只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見他們十三日宣言）鄧澤如指汪（精衛）顧（孟餘）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樂平）等，是廣州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起事的主謀正犯；國民黨中人一致說顧陳二人是共產黨；南京討共大會的請願書，也明言『共賊汪精衛』；因此，汪精衛等都應該殺盡，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

這乃是很正確的邏輯。

反共的共產國際

(撤翁)

「汪精衛在漢口反共是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這種妙想天開的話，真非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不出。

蔣介石政府現在與蘇俄斷絕國交，也許是受了第三國際命令，將來廣西老反蔣時，也許這樣說。

我們發見了國奉之不同了。

(撤翁)

以前我們不明白國奉之間因什麼不同而戰爭，現在發見他們不同了，乃是國民黨軍閥以為奉天軍閥討赤不澈底，所以他們先北京政府而與赤俄斷絕國交，蔣介石比張作霖更有犧牲中俄協定的勇氣。

(撤翁)

請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國民黨改組時廣州支部鄧澤如等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政綱，函呈孫總理，一則曰「使我黨盡國際之仇怨」，再則曰「使我黨永無獲得國際同情之一日，更使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復立足之餘地。」蔣介石開始清黨時，李石曾對汪精衛說：「目前祇宜反對北洋軍閥，不必牽及反對帝國主義。」最近蔣介石對新聞記者說：「我們既然要對

俄絕交，便必須與各國一致來反對第三國際。」這就是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李宗仁罵自己

(撤翁)

李宗仁的別電說：「……無年不戰，推原禍始，固由野心武人，不識政治，不願服從先知先覺之指導者，而自作主張。」這位屢次通電發表主張的李宗仁，想必不是武人，抑或不是自作主張。是的，可憐斗大的字還不認識一擔的李宗仁，發表煌煌大文的主張，他那裏知道是罵自己！

(撤翁)

國民黨死亡之正式訃告

像汪精衛這樣東倒西歪的人，當然是左右站不住；然而反汪的人像鄧澤如古應芬馬超俊（南京討共救粵大會首領）曾在兵工廠作弊被孫中山驅逐離粵（謝英伯（上海討共救粵大會主動者）因反對改組被中山開除黨籍）這類人都羣起跟着廣西老向汪精衛何香凝等打落水狗，這便是改組後的國民黨壽終正寢之正式訃告。

(撤翁)

之洞主義

據戴季陶「青年之路」所說，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義

，不外是恢復忠孝仁愛民族固有的道德及提倡西洋科學；如此。我們并不需要什麼孫文主義，我們原有的張之洞主義，老早就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至多只能說這樣的「之洞主義」比孫中山早年的「鴻章主義」(吳稚暉的話)進步了一點。或者有人說之洞主義比鴻章主義還退了一步，因為他有復古的趨勢。(撤翁)

國民黨投降了研究系

在表面上看來，上海時事新報簡直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好像是研究系投降了國民黨；然而在政治主張上看起來，如賢人政府聯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從進步黨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貫主張，現在國民黨都一一採納，無怪乎時事新報得意洋洋的舉起雙腳來歡迎，這便是國民黨投降了研究系。兩黨二十年來的政治爭論至此才告了結束。(撤翁)

## 讀者的迴聲

記者：『布爾塞維克』的社論應該怎樣？

布爾塞維克 第十期

殺人的國民黨

國民黨大喊共產黨殺人，彷彿是千真萬確的事。而到底共產黨從在兩湖殺了多少人，近來在宜興無錫廣州殺了多少人，各報都含糊糊，未曾指實；倒是最近國民黨在黃安殺人一千五百，在廣州即十四一夜殺了二千餘人，上海各報都有確實數目可稽。這也許是各報受了共產黨的金盧布故意宣傳國民黨之慘殺！(撤翁)

小人黨

吳稚暉說汪精衛是卑鄙小人；說胡漢民是剛愎小人；說徐謙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說顧孟餘是懶惰陰刁的小人；說陳公博是貪財無厭的小人；說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說他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說來，國民黨簡直是個小人黨。(撤翁)

『布爾塞維克』，雖然也帶了一些對內訓練的作用，可是究竟對外宣傳佔了牠的責任的大部分。因此，我們

可以當牠是一種對外宣傳的刊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唯一的對外宣傳的刊物。

牠的責任的內容，應當是指導羣衆以中國革命的出路，擴大黨的政策在羣衆中的影響等等。黨的政策及中國的革命的出路，根據什麼而產生的呢？無疑，是根據中國的以至於世界的政治的經濟的狀況而產生的。那末羣衆對於目前中國的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狀況是不是清楚呢？那不消說，是莫名其妙的！何況現在中國的報紙以及一切報告消息機關，都整個兒的在反動的統治階級手中，即使羣衆渴求曉得真正的實際的世界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亦不可得。

所以我的具體的意見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每期的開頭第一篇應該是一個——立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的對於中國及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的清晰的敘述和批評，所謂一週大事述評是也。在這述評中，黨的政策之正確，中國革命必然走入暴動奪取政權的階段等等，自然而然的，明顯的暴露於一般民衆之前，提高他們革命的情緒，鞏固他們對於黨的指導的信仰。作用多麼的強烈啊！

『布爾塞維克』第五期第一篇國賊黨徒的離合與工農羣衆，好像類乎每週大事述評，但是看去，批評佔了大半，事實太少而且沒有系統，只是東南的，不是全國的，更不是世界的！一個中央的刊物，對於政治的敘述或批評，至少是全國的，所以我以為以後關於中國的及世界的每週政治狀況，都應該說說的。

所以總括起來說：每期『布爾塞維克』，應該有一個每週世界及中國政治經濟的述評！

石新同志：

石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布爾塞維克』是雜誌不是日報，牠自然不能供給讀者以中國的及世界的每週政治經濟的消息，祇能拿其中最有關的幾件大事，以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批評而已。至於每期開頭第一篇（社論）的內容，則我們也不贊成你的『一週大事述評』的意見，我們以為社論應該是每週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實的述評，而不是面面顧到像國民總理紀念週的政治報告。

記者